

張懷連



山东人民出版社

张怀连 口述
彭庆东 整理

張懷連

张怀连 / 口述 彭庆东 / 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怀连 / 张怀连, 彭庆东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9-05954-1

I. ①张… II. ①张…②彭… III. ①张怀连-自传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8563 号

责任编辑: 董新兴

封面设计: 罗 森

张怀连

张怀连 口述 彭庆东 整理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 开(165mm × 230mm)

印 张 1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954-1

定 价 4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659



1993年生产规模达100万吨，被命名为大二企业，时任临沂地委书记王久祜、行署专员张守业到公司祝贺



1995年，各级领导为临沂第一条回转窑水泥生产线剪彩



2008年，时任临沂市委书记连承敏、市长张少军等到沂州集团出席会议



2008年，时任临沂市委书记连承敏到沂州集团视察



2008年，各级领导出席沂州集团费县水泥公司一期投产二期奠基仪式



2008年，中国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及临沂市领导为沂州集团费县水泥公司二期奠基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谋求生路

——从求学到行伍 / 3

第二章 初探富路

——在社办企业的日子里 / 21

第三章 陷入绝路

——“投机倒把”风波 / 38

第四章 峰回路转

——再次出山的前前后后 / 55

第五章 光明之路

——电池厂的日日夜夜 / 72

第六章 短暂的官路

——从罗庄、白庄到付庄 / 93

第七章 主动下路

——第一次弃官到美术陶瓷厂 / 119

第八章 再趟泥路

——第二次弃官到水泥厂 / 140

第九章 引入正路

——水泥厂的艰难起步 / 157



第十章 强大之路

——成为全国“立窑王” / 177

第十一章 拦路之虎

——新旧体制之争 / 194

第十二章 大路朝天

——沂州集团的改制 / 214

第十三章 携手行路

——沂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上） / 232

第十四章 走踏实路

——沂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下） / 250

第十五章 道路越走越宽广

——科学发展，再造新沂州 / 266

个人简历 / 289

后 记 / 295

引 子

2010年3月份，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出炉，沂州集团榜上有名，列其中的第464位。听说沂州集团来自革命老区沂蒙，全国的企业界人士带着不解，纷纷把目光聚焦到它的身上，企图破开一个个谜团——

这次500强的排名，涵盖了各种类型、各种所有制企业。也就是说，沂州集团是与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工商银行这样的大鳄一起入围的。作为民营制造业，沂州集团何以具备如此的实力？

不到20年的时间，沂州集团由一个资产400多万元、亏损700多万元、负债2000多万元濒临倒闭的小水泥厂，一举发展为一个年销售收入100多亿元、年利税5亿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濒临倒闭的国企，是如何像变魔术一样脱胎换骨的？

水泥、炼焦都是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而沂州集团却实现了内部循环、自动化生产及可持续发展，不仅逐步淘汰了周边200多家水泥厂，而且生产技术和工



艺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作为传统产业，是如何实现华丽转身的？

我本人，自然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出身贫寒，讨过饭、当过兵、拉过地排车、挨过批斗、被抄过家，两次弃官下海，多次受到诬告，参与兴办了临沂最早的工业，救活过十几家各类企业，制造出沂蒙地区第一个搪瓷盆、第一块地板砖、第一炉玛钢、第一节干电池，建起了全市第一条回转窑、第一台余热发电机组，率先进行国企改革试点并被评为全省“功勋企业家”。作为出身农民的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在此，我要说的是，沂州集团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脉相承，我个人的进步与我们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所以，不妨回顾一下几十年来我所走过的路，在解开上述谜团的同时感受中国经济的曲折起伏。

第一章

谋求生路

——从求学到行伍

提 要

◎ 技校毕业后，我本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走向工作岗位，但我却选择了上财校继续深造。岂料，财校不到一年竟被解散了。

◎ 在钢铁厂，我发明了自动成球盘和循环型石灰窑，一下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几倍。直到几年前，我的发明仍被普遍使用。

◎ 大比武中，我一跃成为军事技能尖子；第二年，大比武受到批判，我又一下变成了“黑苗子”。

没落的家境

临沂城古称沂州府，在其南面20公里的地方，有个叫韦江屯的村子。如今，这里已是厂房相连，商铺林立，高楼鳞次栉比，往北直到临沂城，已分不清界限、看不出城乡差别。几十年前的韦江屯，由一些歪歪扭扭的土房子构成。村子的背面有个不高的斜坡，从坡上往



下看，韦江屯小得仿佛一个巴掌就能捂得过来。

农历甲申年（1945年）腊月十五，在迎接春节的鞭炮声中，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村庄。生我时，我的父母已经45岁。虽然那一年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虽然还有15天就到春节，但我的降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增添多少喜庆气氛。

我的爷爷叫张英，算是一个小地主，拥有土地上百亩，并开办有小煤窑，在村里属于富裕人家。我的父亲张明伦弟兄三人，其中二大爷还是晚清的秀才。所以，我们家那时既是大户人家，也称得上书香门第。

但是，日军的入侵毁了我的家乡，也打断了张家的富裕之路。老人们告诉我，日军攻占临沂城时，曾烧掉了我们家的房子。张家的家境开始没落下来。到我出生时，我们家已经是一贫如洗，只剩下两间半破草房和五六亩地。更何況，我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当时父母的心情，就不言而喻了。

我出生后，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使得全家的生活更加拮据。那时，我们家的全部经济来源，就是那五六亩地，可是由于农作物产量太低，所产的粮食很难让全家人糊口。我记得，小时候的主食是地瓜干面和地瓜秧，那又糙又涩的味道，让我难以下咽。即便这样，

地瓜干面也不是应有尽有。一年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总要跟着大人外出讨饭为生，直到麦收季节才回到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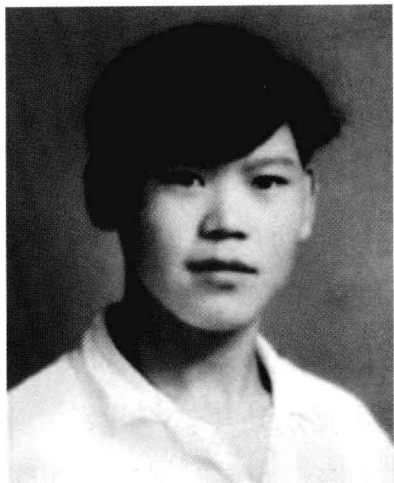
吃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穿了。我在五个叔伯兄弟中，排行最末，所以得到了大堂兄的特殊照顾：他女儿穿过的一件旧棉袍，因为小得不能再穿了，就送给了我。因为我个头小，这件棉袍能够遮住小腿，所以对我来说它既是上衣又是裤子。夏天的时候，我就把袍子里的棉花抽出来，到了冬天就又要再塞回去。所以，它既是夏衣又是冬衣。这件“多功能”的衣服，我一穿就是几年。

那时的罗庄还是个小村庄；在临沂城南，朱陈村算是个中心。从临沂城到朱陈村，修有一条公路。我记事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公路上，不断有军队经过，有时几天几夜不绝。我常跑出去看军队，并多次目睹了国共两方的部队作战，有时还捡回子弹壳玩。

经常听到或远或近的地方传来枪炮声，然后就有村民传言哪个地方又死人无数。后来才知道，我们四周发生过很多战役：南面的涟水战役、西面的鲁南战役、北面的临沂战役。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生死很寻常的年代里，我这个幼小生命的哺育和教育，根本无从谈起。只要活着，家人就觉得很不错了。



堂兄如父



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虽然比较勤快，但是没有力气。在那个靠苦力才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这成了他很大的弱点。还有，父亲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庄户人，似乎只知道不停地做活，没有什么要改变现状的想法，对社会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外面的事情一般也惊动不到他。

母亲张于氏，来自邻村于庄的大户人家。从小生活优越，嫁到张家后，连农村妇女的基本功——缝衣、做饭都不大熟练。说得直白些，那时父母的日子，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我记事的时候，哥哥、姐姐，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只剩我一个孩子与父母共同生活。父母的精神状态，再加上我与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让我幼小的心灵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在这里，我无心抱怨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像旧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父母一样，能够养活孩子就算是尽心了，不可